

母爱绵绵

张保全

和每次接我们一样，母亲又站在路口，花白的头发凌乱着，单薄的身躯佝偻着，满面堆着笑，更显岁月的沧桑。虽说我们趁早往家赶，可到家已近中午。

我的老家在周口的最东边，紧靠安徽，开车需要近三个小时。妻子提议，二十多天没回来了，中午去镇上的饭店吃。可母亲说家里有馍，冰箱里有肉，花那个钱干啥。说着，她就蹒跚地走向厨房。

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，一辈子很少离开家乡。我在东北服役十余年，期间曾劝她到部队看一看，她总是以农活多为借口推托。去年初秋，母亲得了脑梗死，病好后说话不顺溜，走路也不利索了。出院后她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，便急着回老家。

我刚记事时，家里住的是土坯房，很低矮很昏暗。母亲和父亲一起光着脚踩泥脱坯，盖起了三间仍是土坯的房屋。我读高中时，他们又摔碎坯、制瓦坯，借窑烧制，盖起了四间砖瓦房。五年前，父亲在这所房子里去世。如今，三十多年过去

了，与邻居们的小洋楼相比，这所房子已显得格格不入。但我们却不打算拆掉，隔些年修缮一下，想要保留这份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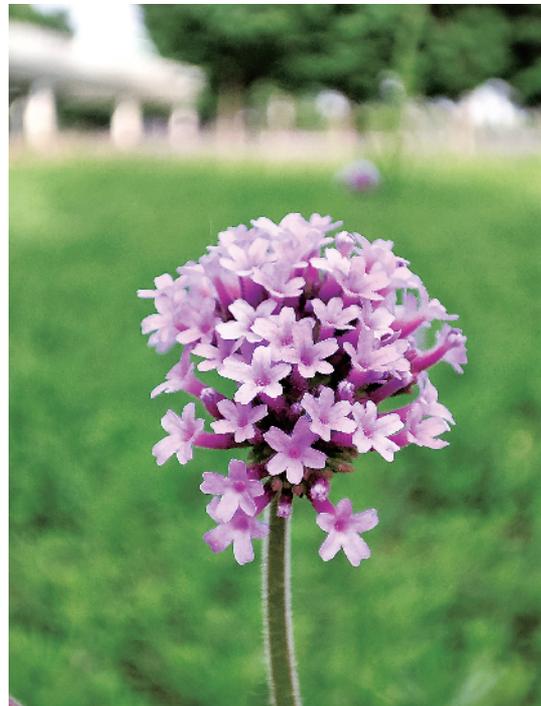
午饭是大烩菜、馒头，我吃得津津有味。再过两年就八十岁的母亲，仍坚持自己做饭，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。

我们姊妹五人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日子过得相当艰难。我读高中时，虽说已经包产到户，但我们家的生活还是相当拮据。在学校吃白面馒头是我的向往。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就用杂面做成花卷，虽说不全是小麦面，但看上去很精致，一时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夏天，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捞面条，面和得筋道，面条宽窄适中，过凉开水后晶莹剔透，浇上西红柿鸡蛋卤，撒上现摘的荆芥，我一顿能吃两海碗。

“国家发了养老钱，还有‘地亩钱’，够花了，不要你们的。”返回前，妻子拿些钱给母亲，母亲还是这样推辞。她常跟我说，钱多多花，钱少少花，人要知足，不能走歪门邪道。

母爱绵绵，我心牵挂。

母亲站在路口，花白的头发凌乱着，单薄的身躯佝偻着，满面堆着笑，更显岁月的沧桑。



生如夏花。

秋雨摄

被时光遗忘的街道

原娜

在迟疑的脚步中，我恍惚穿越了时光隧道，一脚踏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。

这是一条安静的街，街道两旁老屋红砖已层层剥落，再无方正的样子。墙缝里硬生生挤出的几株草，在风里不急不缓地起起伏伏。

路旁的樱桃树上，颗颗樱桃宛如红玛瑙，与枝叶相映，翠翠红红，煞是好看。几只鸟儿在树荫里跳着叫着，啄落的果实砸向地面，溅出红色的蜜汁。

每户人家门前都有简易的花坛，或以红砖错落搭就，或以竹竿插成藩篱。猩红色的花朵大如碗口，典雅而热烈，蓬勃、向上，好像那个时代的人们。

有的大门敞开，木质，上面爬满裂痕。门板上的春联依旧红得鲜亮。伸进去的目光撞到二尺见方的窗子，不难想象，一个少年正坐在窗前的写字台前，手执英雄牌钢笔抄写着汪国真的诗，一只猫在他脚下绕来绕去。他清亮的眸光偶尔投向窗

外的蓝天，等待心中的姑娘来敲击厚厚的墙……

也有凹进去的院落。墙头上插满玻璃碴儿，宛如粉身碎骨也要看家护院的忠仆。藤蔓柔情地爬遍屋山，静止的绿色，让人只看一眼就会产生“庭院深深”的感觉。

路旁的老太太手执蒲扇坐着，马扎一字排开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唠着家常，温暖而充满情意；一群孩童朝天空吐出大小不一的泡泡，而后笑声如铃地追着奔跑；两个汉子在树影里凝神对弈，一言不发；一个卖豆腐的老人扯着嘹亮的嗓音从胡同深处缓缓走来；一条毛毛虫伏在树干上喘息；一只黄鹂在樊笼里自言自语；几只大白鹅驮着余晖慢慢悠悠横穿街道……一切都那么舒缓，诉说着光阴的故事。

那些影影绰绰的过往，那些遥遥无期的夏天，那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时代，愈来愈清晰……

我驻足，在一首歌好听的尾音里思绪百转，感受着往日情怀，感受着这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

婚后柴米油盐的日子虽然平淡如水，但每一滴都温暖而真实。

那些影影绰绰的过往，那些遥遥无期的夏天，那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时代，愈来愈清晰……

牵手

刘长征

二十几年前，我和妻相识在桃花盛开的涡河畔。那时妻还只是我的女朋友，纤纤玉手丰润白皙。我们漫步在春天的原野，满眼绿意盎然，一望无际的麦田如同一幅翠绿画卷，在阳光下泛着生命的光辉。彼时，我的内心就像春风吹动的河面，泛起阵阵涟漪。我们肩并肩走在蜿蜒崎岖的河堤上，时而低声细语，时而眉开眼笑。虽说是第一次见面，相同的兴趣、共同的话题，很快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我当时就有一种想牵她手的冲动，不过鼓了几次勇气，始终没敢伸手，恐牵手不成惹恼了她。

随着交往的深入，我终于如愿以偿拉住了她的手，满心都是甜蜜。她的手如初雪般嫩滑，似乎能反射出阳光的色彩。既然拽住了，就不能轻易放开。就这样，女朋友成了现在的妻。

婚后柴米油盐的日子虽然平淡如水，但每一滴都温暖而真实。

有一年冬天，雪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一些，下得猛而大，气温骤降。由于临时有事，我和妻没顾得上拿手套就往外走，路上积雪太厚，我拉住妻的手向前跑。我感到她身子一颤，手往回缩。

我问：“手咋啦？”

妻答：“没啥，就是有点疼。”

我想是不是妻在厨房被刀切着手了，拉过来看，手上并没有伤口，是因寒冷皴裂了几道血口。我握住妻的双手，眼圈发红。妻手上的裂口，是她劳累的痕迹；手上的细纹，是她奉献的见证。

今年春节假期，我和妻相约登山。山路陡而杂，险象环生，妻气喘吁吁，有些体力不支。我立即伸手去拉她，手指的触感就像摸砂纸一样，让我不由注意到上面的老茧。妻曾经细腻的双手，因操持家务而变得树皮般粗糙；在被冷水和肥皂侵蚀的过程中，原本柔软的手指变得像被草灰抹过似的，坚硬而干燥。我心头一热，攥紧妻的手。

每天早上，妻总是第一个起床，准备早餐，整理房间。妻的这双手，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泽，却让我们的小家变得舒适和温馨。

凌晨时分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其他内容已记不清，唯一清晰的话语萦绕在耳边：你有多久没牵老婆的手啦？心头一惊，梦醒，转头瞧瞧身旁熟睡的妻，托起她的手仔细端详。

温柔、体贴、贤惠，还开朗、能干的妻，心里只有家庭，唯独没有她自己。

我和妻既有生活上的缱绻，也有精神上的共鸣，遇到知音，当然要珍惜一辈子。彼此的爱恋如同绵延不绝的河流，流淌在两颗心间。

妻能陪我经历日月星辰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我们平淡中相互依偎，风雨中互相搀扶。晨曦微风中，我坚定地牵起妻温暖的手，踏实向前走。

鱼戏池塘

张相银

我常去的那个僻静的公园北面，有一口长方形的池塘，我常在池塘边驻足。

暮春时节，池塘周围的空地上，油菜花已落，结了一个个长条形青白色的荚；蒲公英长势正旺，缀着许多好看的花骨朵，有的已开了黄色的花儿；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草儿，正起劲儿地泛着绿意，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！池塘中，分布着一圈儿睡莲，圆圆的绿叶，静卧在澄碧的春水中，托起一朵朵嫣红的莲花，好似观音菩萨身下的莲花宝座，透着庄重和灵气。它们围着池塘中间那一丛丛如绿剑般青葱挺拔的芦苇，显得那般圆润和谐而又充满暖意！

我正在欣赏这美景，忽然，从莲叶间钻出来两三条小鱼儿，是锦鲤，都有半尺长，都是通体的红色，配着银白色的鱼鳍，显得那么玲珑可爱！只见它们悠然地游着，时而吐出一个个白泡，扩成一圈圈小小的涟漪，时而用嘴碰碰浮在水面上

的绿叶，让它们晃悠不已，时而一动不动，好似在静静地发呆，倏尔又一扭身，一摆尾鳍，迅速地钻进莲叶间，不见了踪影。过了一会儿，寻它们不着，却见它们又从池塘的那一端钻了出来，然后和更多的锦鲤一起围在一丛芦苇的周围，久久不散，似乎是在欣赏芦苇的伟岸，又好像是在揣摩芦苇究竟有多高……

看着那一条条在水中穿梭的锦鲤，我的心也好像随着它们在慢慢游动，在池塘里，在莲叶间，在芦苇丛中，在岸边，在路上，在人间……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仿佛到了一方净土，又似入了世外桃源，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清清爽爽，优哉游哉……

忽然，“扑通”“扑通”两声，把我从思绪中拉出，原来是岸上的两只青蛙，跳入了池塘。看看手机，到了接学生的时间，我恋恋不舍地朝池塘中又看了两眼，慢慢转身，向公园外走去。

看着那一条条在水中穿梭的锦鲤，我的心也好像随着它们在慢慢游动。